

民歌，让北海生辉溢彩

余居贤

北海民歌的种类虽然不多，但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作为海滨开放城市，北海今后是否仍然遵循“不求最大，但求最美”的发展方向，不得而知。然而我敢肯定，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优秀的民歌，会让美丽的北海生辉溢彩。

昼家姑嫜妹

也许看到这个标题，很容易让一位宽裤短衫、顶笠赤脚、摇橹荡舟的昼家女出落你眼前。其实，本文的原意是指北海昼家所唱的一种洋溢着海之韵味、极富情调的民间歌谣——咸水歌。“姑嫜妹”作为惯用衬词在歌中频繁使用，以其鲜明的本土特征，标志性地成为北海咸水歌的代名词。

按歌曲的内容可将咸水歌分为生产歌（打渔歌、驳艇歌、摇橹歌、出海歌等），生活歌（嫁娶歌、葬丧歌、情歌、儿歌等）；按歌曲曲调则可分为“叹”和“唱”两大类。

通常，婚礼是喜事，然而，昼家的新娘是非哭不可的。请不要大惊小怪，说穿了这叫“哭嫁”。昼家女善于以“叹”代言，“叹”是一种轻声慢语的吟唱，感情内在含蓄，旋律平缓柔和，歌词与语言、音调结合紧密。无论叙述父母的养育之恩、或者亲人的惜别之情、还是长辈的祝福嘱托，都一概地委婉悱恻，哀怨动人。

情歌，在“唱”类咸水歌中数量较多，隔舟隔水的青年男女用歌声传递爱的信息，感情真挚而表达含蓄，多以引物连类，委曲譬喻。请听：“天上有星千万颗，海里有鱼千万箩，哥你有情妹有意，只恨牛郎织女隔条河……”多么缠绵缱绻的情歌啊！虽然看不到唱歌的是谁，然而会让听歌的你沉醉其中，脑海便会浮现出那位风姿绰约，韵味十足的昼家妹子。

北海咸水歌较少运用花俏、华丽、复杂的装饰手法，旋律简洁清晰；歌词大多是实义词，较少使用装饰性词藻；情感的表达直接明确，喜怒哀乐、爱恨愁怨都真实可信。这种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也是昼家人审美观的深刻体现。

说到审美，无意间突然想起了一个有趣的发现：“阴盛阳衰”，说到底就是咸水歌尤为突出的阴柔美。通观北海现存的咸水歌，除了双性的《一岁娇》、《摇啊摇》等少数儿歌外，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阴”性的歌谣，如《叹家姐》、《十二送情哥》、《摇橹歌》等等，而且发展至今仍然保持专由女性演唱的传统。唯有“叹调”此种日常生活中男性昼民相互对歌取乐或婚礼仪式中伴郎唱的歌曲，例如《伴俩歌》，即便听了，也不见得有什么阳刚之气、雄性张扬，你很难相信，歌声竟然出自那风口浪尖桅杆般挺立的猎海汉子的大嗓门。

由于工作的关系，很久以前我就接触了大量的咸水歌，跟聚居外沙的昼民十分亲近，体验过昼家的生活，对许多远逝的事物还记忆犹新。似乎对昼家女特别“，隋有独钟”，一些她们曾经用过如今已消失的东西，比如那块双色相间的头巾——“猪嘴”给我的印象，恐怕是终生也难忘的了。永驻心中的昼家情结，使我每当听到咸水歌，眼前都电影般晃过她们熟悉的身影——光着小脚丫在竹瓦板壁的昼家棚底柱间捉迷藏的女孩；头顶竹笠，腕戴银镯，正在晾晒渔货的腰姿婀娜的妇女；轻轻地唱着儿歌、摇着网床，丰乳肥臀的母亲；潮起潮落，月缺月圆，从青丝到白

发还在穿梭引线的网娘…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尽管北海的艺术家已经把原生态的昼家打造成声势浩大的“咕哩美”，给予人们精湛的艺术享受，我还是愿意并始终坚持，将北海咸水歌读成“昼家姑姪妹”。

客家牡丹花

无独有偶，同样是作为惯用衬词，跟昼家“姑姪妹”相比，客家“牡丹花”在歌中出现的频率就高得多了。

公馆，顾名思义，是“公共旅馆”的意思。南北朝时期，白石驿乃是交通要冲，官府在此设立驿站，以供往返的官差餐饮歇宿。后将驿站所在地直称“公馆”，作为地名，沿用至今。

相传嘉靖年间，廉州府张五老爷得知民女牡丹花长得聪明美丽，欲取为妾未遂，竟施暴力把她抢回府中。廉湖书院的师生闻讯后，带领民众前往抗议，强烈要求还牡丹花人身自由。官府非但不应，反将数人监禁。师生们的义举感动了当地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声援并募捐资助他们，最终迫使官府释放了牡丹花和被禁学生。为此师生们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答谢宴会，宴请所有支持者和当地乞丐。还用方言演唱了这次民众合力反抗霸权、营救民女的故事，并教赴宴者、特别是走村串户的乞丐广为传唱。此后，“牡丹花”曲调便在公馆大地流行日广。因歌者常以敲打木鱼来伴唱，故称“公馆木鱼”。

公馆木鱼曲调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每句的前半句均无固定曲谱，按客家话读音编配，后半句为尾腔和衬词：“那个呢呀金牡丹女哪”、“牡丹花，一对鸳鸯对凤凰哪”。由于词曲采用了吻合型结构，与自然语言的表达方式十分相近，所以很适合说唱的行腔要求，歌者往往能流畅自如、声情并茂地进行演唱。尽管出现频繁，但是屡听不厌，尾腔那悠扬的韵律叫人过耳难忘也就罢了，而婉转的衬词却偏要你耳熟能详它的含义，使你的心思直奔人间永恒的主题——爱情。发展至今，公馆木鱼已不再局限于这个单一的曲式，而是将客家山歌、快板、道白穿插运用其中，大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试以情歌为例：“新买纸扇两边红，一边狮子一边龙，狮子归山龙转海，不知何日能相逢。”恋人伴侣相思的情形简直呼之欲出。又如：“敢吐山歌敢大声，敢放白鸽敢响铃，敢耍大JJ敢上阵，敢恋妹子敢同行。”多么豪迈的爱情宣言啊！对自由婚姻的追求是何等的决绝。再如：“十指纤纤捧一杯，问夫今去几时回，路上野花君莫采，家中还有一枝梅。”惜别前的依恋、叮咛和日后的牵挂、怀念都一一表露无遗。

公馆木鱼用客家话演唱，曲调受语言声调的影响深刻，虽然依声行腔常使曲调发生变异，然而乡音难改，由于客家人的语调、语速、表达习惯经历生活长河的大浪淘沙，沉淀了良好的传承性和稳定性，使其在说唱行为中始终体现出鲜明的客家文化色彩。它既可登堂入室，又可在房前檐下、街头巷尾进行表演，充分体现了说唱曲艺的快捷与便利。人们以它进行娱乐活动，传授文化、生产知识和人生经验，起到了寓教于乐的教化作用。它以歌声进行信息传递、情感交流、寻求共鸣、连接友谊，为客家人架起了一道心灵的桥梁。它也是客家人界定、理解和表达美的一种方式。不仅具有审美愉悦性，还在给人审美享受的同时，折射出他们的人格内涵，显现了客家人勤劳勇敢、耿直豪爽、坚韧刚强、团结互助的性格特征。

我喜欢高亢明亮的公馆木鱼，愿它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含量，产生精品，早日登上祖国瑰丽的艺术殿堂。

撑船棹船情思呢

不说不知道，这是获得2006年广西“八桂群星奖”金奖的民间歌舞《合浦老杨公来啦》的原名。出自我的恩师韩鹏初先生之手，别小看这七个字，高明之处就是精当独到地概括了家乡民歌的风貌特征。

记得在第二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开幕式文艺表演中，随着一声粗犷的吆喝：“合浦老杨公来啦！”，悠扬的音乐声骤然响起，上百位“老杨公”和“仙姑”成双结对组成的方块队，边歌边舞经过主席台，引起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一位区群艺馆研究民间音乐的专家握着我的手说：“你们北海的民歌真好听！”当她问“情思呢”是什么意思时，正在扬扬得意的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高兴呗！”具体一点说，“情思呢”和“姑婆妹”、“牡丹花”同样是惯用衬词，不同的是它只在合浦老杨公曲牌《棹船调》里出现而已。

合浦，濒临北部湾，依傍十万山，是脍炙人口的“还珠”传说的发生地，举世闻名的“南珠”之乡。早在西汉时期，合浦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随着这条以合浦为中心，向东、西、北延伸联通海外诸国与内陆江河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大量中原地区的劳动人民迁徙而至，使合浦不仅成为一个商贸繁荣、经济发达的港口，也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县郡。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诞生的民歌，本身就是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相互渗透融会的产物，没必要对其作出严格意义的山、海之分，又因其用廉州土话演唱，遵循歌场上歌师与听众的习惯，约定俗成统称为廉州山歌。经历了漫长的衍化过程，廉州山歌不断演绎积累，持续发展，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绚丽的风采，淳朴的性格，以其生动的语言，鲜明突出的艺术特点，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着社会生活，世代代代在珠乡百姓中广为传唱，现已成为北海民歌中历史最悠久，流传范围最广和演唱者最多的一个歌种。

无论哪个地方的民歌，只有深深扎根于劳动人民生活的沃土之中，才能存活于世经久不衰，正所谓“劳者须歌其事”，廉州山歌也不例外。自古以来，勤劳的珠乡人非常善于以歌代言，托歌言志，运用依声填词的手法编唱了数以万计的歌曲，内容涉及生产生活、政治时事、民俗风情各个层面。由于它在传唱的同时就经历被选择、加工的过程，歌者往往根据新的内容要求，在原有曲调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发展和再创造，大量的歌词都是即兴创作、随口而出，并且必须沿用方言歌问字要音的法则，自然而然就给曲调作了不同的变化处理，进而发展成为新的曲调。它的杰出代表——西海歌，就经历了由初始简陋的调子到大唐歌、再到其自身这样的演变过程。

西海歌常在婚娶、新居、寿辰、庙诞、聚会等喜庆日子里演唱。通常要一韵到底，尤其是对唱，开场歌一旦定下韵脚，歌手都要依照这个韵辙轮换接唱，中间就算转韵，也要用歌起头，因为只会唱“散头韵”的歌手是不受欢迎的，这个不成文的歌场规则，其实就是听众考量歌手本领的一个方式。所以，许多民间歌手为了提高技艺，便于记忆和传承，将相同韵脚的歌抄录成册，这也是大量存世的手抄歌本以韵辙冠名的缘由。例如《圈联男女歌》、《姑苏硬逼韵》等。

在歌词的即兴编排方面，廉州山歌非常善于运用比兴、双关、谐音、比拟、拆字、叠字、歇后语、顶真格等的表现手法，对歌词编排的艺术性极其讲究。西海歌甚至要求最少每四句歌词就要运用一次，称为一个“山头”。这些结构严谨工整、强调山头韵脚的西海歌，生动体现出珠乡人特殊的歌唱思维方式，廉州山歌也由此形成了寓意深刻、妙趣横生、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格。

谐音词格在廉州山歌中的运用非常普遍，使用率高到几乎随便哪首西海歌里都可找到一二，有些对这种手法运用娴熟的歌手，简直随口道来皆可谐之，出彩之处常常教人忍俊不禁。如：“象棋走子见姑行动”中的“姑”与廉州方言的“车”谐音；“挖井水浊逃落黄泉”中的“逃”是“掏”的谐音。通常是一句仅有一个字谐音，而一句中二、三个字谐音的也有偶见，如“外沙抛船无人使讲”中的“使讲”即谐音“驶港”二字，“杀猪洗脏在体育场”中的“体育场”即是谐音“睇肉肠”。谐音手法在廉州山歌中的运用如此广泛，与廉州话的语调和廉州人的风趣幽默、委婉含蓄等潜在因素是不无关系的。

歌舞剧《老杨公》是廉州山歌艺术的集中表现，颇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剧中那个老杨公，小时候我既爱又怕，怕的是看到他的豁牙、歪脸、驼背；爱的是看他手执一条点燃的纸筒，时而将火甩灭，时而又用嘴吹着，动作滑稽可笑……成年后终于明白，那么丑的老杨公为什么人见人爱，因为他就是天上美貌非凡、慈悲为怀的观音的化身。也不像儿时没看完就回家了，其实好戏还在后头呢！到了仙姑唱“犯仙调”向老杨公谢别时，演唱不但还没结束，反而群情高涨起来，观众中的歌手自告奋勇，开声用西海歌与老杨公盘驳对唱直到分出胜负，这个过程往往会耗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时辰。若是老杨公唱输了，观众便逗趣地取笑他，最后以“判家档”告终。因此，将其说成是一出演员与观众进行互动的民间歌舞剧也言不为过，剧中曲牌真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此外，用来说唱故事的“西江月”、“木鱼书”，也是大众爱听爱唱的曲调。

廉州山歌是珠乡人民在社会实践中，经过长期而广泛的口头传唱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集体创作，是珠乡人民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既是广大群众的心声，也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内容饱含着珠乡人祖祖辈辈积累到的许多生活百科知识和伦理道德规范，通过传唱而得以教化世人。

诚然，廉州山歌内容的大河里掺杂着污泥浊水，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其反映民间爱情生活方面的表现较为突出，但它的思想主流是健康、积极、进步、向上的。一首首千姿百态的情歌，唱出了珠乡人真挚、淳朴的情怀，对爱情的热切呼唤和执著追求以及对甜蜜爱情、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